一泊二日の凯旋

●一泊二日の凯旋

==
WHITE ALBUM 2 Drama 《一泊二日の凯旋》
白色相簿2 Drama《一泊二日的凯旋》
==

作者：丸户史明
插画：中村毅
出版：Leaf/AQUAPLUS
翻译：终极答案42
校对：観月ココロ

相关信息：
此文乃Leaf于C81上以特别价格发售的丸户新写的故事的DramaCD的译文。

第一节

（成田）
和纱「呼～」
和纱「终～于到了」
和纱「已经三年了，吗…」
（记忆闪回）
春希「冬马————————！！！！」
和纱「唔！！！」
和纱「我可真是个笨蛋，从其他机场回来就好了呐…」
美代子「啊！和纱小姐～～冬马和纱小姐———！」
和纱「啊…」
美代子「这边～～，对不起，请让一下…我～挤…呼…初，初次见面，我是株式会社冬马曜子OFFICE日本支部的工藤，一直以来多谢社长…不，是您的母亲多方照顾了」
和纱「啊，是工藤…美代子小姐吧。我听过母亲提起你的，虽然真正被多方照顾的那一方和我听到的不一样」
美代子「呵，这样的夸奖我可不敢当呐。从维也纳到这里这么遥远，您一路辛苦了。来，我帮您拿行李」
和纱「不用了，反正不重」
美代子「确实行李真是少呢。您果然是和母亲一样，需要的东西全都准备在当地买吗？」
和纱「别把我也当成她那种一天花掉一万欧元也满不在乎的购物狂人…我只是，没有在这里呆很久的打算…」
美代子「那是说…」
路人男「（小声）喂，果然那就是本人吧…刚刚，不是叫了她[和纱小姐]的吗…」
路人女「（小声）嗯嗯，而且还提到冬马曜子OFFICE什么的呢…说不定真的是…」
美代子「啊…这下糟了…」
和纱「嗯？怎么了？」
路人女「那，那个…请问您难道是冬马和纱小姐吗？」
和纱「诶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…」
路人男「看吧！果然是～！」
路人女「呜哇啊，真的是本人啊！对啊，毕竟现在冬马曜子也在日本啊，现在居然就见到了真人！我太感动了！」
和纱「诶…诶？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」
路人男「我，我自从看了不久之前的《开樱GRAPH》就成了您的忠实FAN了！连这个月的《Ensemble》都买了！」
和纱「开樱…GRAPH？Ensemble？」
路人女「对了！如果可以的话请在这本护照上给我签个名吧！」
和纱「你们先等一下啊。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…」
美代子「和纱小姐！这边来！我们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！」
和纱「诶？啊，等…工藤小姐！」
路人男「啊？…啊…请等一下啊～」
路人女「至少请和我们握下手也好啊～～～」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第二节

（出租车上）
和纱「（怒）………」
和纱「（扔书）这是什么东西！」
美代子「那个，这是开樱出版社旗下的一本名叫《Ensemble》的专业古典音乐双月刊…」
和纱「这些我都知道，我住在日本时一直都买这本杂志来看的。我问的是这一期封面上这个眼神恶劣的女人是谁」
美代子「我觉得这一张照片拍的很传神啊，刚才我就是拿这张照片作参考才一下从人群中找到您的哟？」

和纱「噩梦啊…」
美代子「和纱小姐作封面的《Ensemble》最新一期卖得很火啊。毕竟在发售当日就被抢购一空了嘛」
和纱「糟糕的噩梦啊…」
美代子「本来《Ensemble》是增刊什么的都不会做的的杂志…因为收到了很多追加订刊，现在《Ensemble》编辑部变得异常火爆啊」
和纱「怎么会有这种噩梦的…」
美代子「在这之上社长她还在电视的，广播的各种访谈里为这份人气火上浇油呢…啊，司机先生，请把车载TV打开一下」
（打开，曜子的访谈节目）
主持人「那么，从最新一期的《Ensemble》所刊登的文章来看，曜子女士与和纱小姐您们母女之间，有一段隐藏的黑历史啊，这个，还写得真是赤果果啊……」
曜子「啊哈哈哈哈，说实话，我呢，过去确实曾经抛弃过那孩子一次没错啦！因为在我眼里觉得她已经没什么才能了」
主持人「哈，哈哈哈…啊，可是那位和纱小姐现在不是已经获得了国际钢琴大赛的准优胜，一步一步地在逼近曜子女士你了吗」
曜子「我也没想到她能从那个失落的深渊里再次爬上来呢，大概是以[自己除了钢琴什么也不会]的怨念为动力吧。虽然她要是保持这样可能会失恋一辈子了呐，呵呵呵呵呵呵…」
和纱「！关掉！现在马上给我把这东西关掉！」
（关）
美代子「嘛，基本就是这种感觉了…」
和纱「最恶的噩梦…」
美代子「这话里恶重复了两遍啊？」
和纱「这书我回收了！说起来，谁允许他们刊登这种东西了！」
美代子「那个，直接签字的是我本人，不过是社长她亲自同意的…」
和纱「那我本人的意见呢！」
美代子「钢琴家冬马和纱在这方面的权利意见，全都归属于株式会社冬马曜子OFFICE的，劳务契约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…」
和纱「这种时候重要的是冬马和纱个人的人权吧！」
美代子「这方面请您自己和您的母亲沟通协商吧，我只是遵从社长的指示而已啦」
和纱「唔唔唔…」
美代子「呵呵…」
和纱「哼，工藤小姐，你可真能狡辩呢，不愧是母亲看重的人才」
美代子「那，那个，既然您都这么夸奖我了，那我可以再多说一件事吗？」
和纱「虽然我刚才一点夸奖你的意思也没有…什么事？」
美代子「因为预计到和纱小姐会有现在的反应，所以社长她留了话——[来听今天的音乐会，如果你觉得现在已经超越冬马曜子的话，我会让你尽情抱怨个够的]…」

………………

第三节

（音乐会大获成功）
（旅馆）
曜子「那么，为了庆祝演奏会空前绝后的大成功…」
和纱「………」
曜子「啊，虽然是空前，但是还没有绝后呢，[我们的战斗现在才刚开始，敬请期待冬马曜子老师的下次公演]！」
和纱「………」
曜子「各位来宾，酒已经准备好了吗？」
和纱「明明把自己的女儿都卖了…」
曜子「诶～？什～么～？我听不到～」
和纱「………」
曜子「我不都说了嘛，如果你觉得你弹的琴能够超过今天的演奏会的话…」
和纱「我知道了！干杯吧！」
曜子「啊啦，一语双关啦，你也挺用心的嘛…干杯」
和纱「真是的…」
曜子「咕咕咕…呼～哈，果然演奏会后来上一杯太棒了啊！而且还是自己的女儿给我斟酒，当母亲当得真值啊」
和纱「不用这么不停地强调我也会做的啦，来，我再斟给你」
曜子「呵呵」
（和纱为曜子满上）
曜子「那么再来一遍，新年快乐，过去一年真是受了很多帮助，新的一年也请多多关照啦～」
和纱「好好，我也请你多关照了…」
曜子「好嘛，和纱你也大口大口的喝吧，大口大口的～」
和纱「烦死了，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节奏喝，别管我！」
曜子「干嘛啦，做母亲的好不容易向你提个请求却一口回绝？亏得我怀胎十月忍痛生了下你啊？」
和纱「我又没有拜托你生我…」
曜子「知道吗，我开始阵痛了以后，你可是一整天都没有钻出来啊？我一直躺在医院的床上，好几次都差点放弃了」
和纱「谁管那些啊…」
曜子「可是到了现在，却变得要在大赛等等的世界级舞台上一决胜负了……」
和纱「我还不行的…」
曜子「嗯，确实是还不行呢，不管怎么说我像你这么大时在同样的大赛上可是得了优～胜～的呢～」
和纱「真是的…「
曜子「呵，好了，再来一杯吧」
和纱「嗯…」
曜子「来～大口喝光，大口喝光～」
和纱「你给我记住，再过五年…不，三年，我一定会超越你的！」
（喝光）
曜子「噢～喔，喝的真是豪爽呐～再来再来～」

（曜子给和纱斟酒）
和纱「唔…你的酒杯也空了吧，来」
（和纱给曜子斟酒）
曜子「嘛，只要我这天才钢琴家冬马曜子大人还君临在现役，你和我之间就始终有二十年的资历差距就没法填补哟～所以你再追个二十年吧」
和纱「闭嘴你这老人家，如果你想我来给你养老的话，你就少说两句」
曜子「你说什么呐，我可是要活蹦乱跳地活到一百岁的哟，等你老死的时候，我会好好送你走的，放心吧」
和纱「真是贫嘴…」

…………

和纱「………」
曜子「………」
和纱「呼…现在几点了？」
曜子「我看看…嗯，2点了」
和纱「差不多该睡了吧？你今天也很累了吧？毕竟进行了那么激烈的演奏」
曜子「刚才是谁在电话里说要陪我喝到天亮的啊？真是，明明是个年轻人却这么没体力…所以才一直跟不上我的境界啊」
和纱「明明是你一脸睡意我才担心的…好吧，就一直陪你喝到你倒下为止好了」
曜子「嗯，那我原话奉还」
和纱「你就尽管说大话吧」
（两人一饮而尽）
和纱「来，继续啊」
曜子「嗯，呐，和纱…」
和纱「又怎么了？果然还是打算投降吗？」
曜子「你不想，回日本来吗？」
和纱「…………完全，不想，一点也不想」
曜子「嗯，我先不管你为什么停顿了那么久。为什么不想？」
和纱「维也纳那边更适合我，而且，要提升钢琴的实力果然还是留在欧洲比较好」
曜子「没有什么东西忘在这里了吗？真的什么都清算干净了吗？」
和纱「刚才我在电话了已经说了吧，这个国家对我来说…」
曜子「你确实说了[已经没有居身之处了]，但是你可没有说自己没有留恋啊」
和纱「………」
曜子「这三年来，你的生活里只有钢琴，真的只是那样而已啊」
（BGM：言葉にできない思い）
和纱「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」
曜子「这三年来，你除了我以外几乎没和任何人有过交集。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和整个世界敌对了，但是却一直在拒绝着其他人」
和纱「和人交流接触太麻烦了，仅仅，是这样而已」
曜子「仅仅是抱着对唯一一个男孩不变的思念，仅仅是抱着对唯一一个女孩的歉意，一直活到现在…「
和纱「我没有！」
曜子「你这和三年前一模一样的反应，就是比什么都来的有力的证据哟？」
和纱「呃……」
曜子「不打个电话吗？现在打的话说不定一个小时以内就能见面了哦？」
和纱「电话号码我已经删了」
曜子「那我去帮你查吧？线索我有哦？」
和纱「不必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
曜子「………你以前喜欢他吧？那个吉他君？」
和纱「事到如今你还问这个吗…」
曜子「当年离开的时候，你们留下亲密的回忆了吧？」
和纱「嗯……因为那个缘故，两人都被伤害了」
曜子「因为这个，你已经满足了吗？已经不再需要其他东西了吗？」
和纱「你是，什么意思…」
曜子「你不想，再从他那里得到一点什么纪念品吗？」
和纱「纪念品？你指…」
曜子「说是纪念品，不如该说是和他的小孩？」
和纱「！？我，我和母亲你可不一样！」
曜子「这也只是结果论而已吧？你真的就没有想过要他的孩子？
和纱「………「
曜子「沉默我就当默认了哦」
和纱「啊～烦死了」
曜子「你不否认的话，我就当作是肯定了哦」
和纱「你不要不停地改规则啊，太卑鄙了……」
曜子「你不否认的话，我就当作是肯定了哦」
和纱「（小声）烦死了…」
曜子「[这是最后的机会了]，你，不，否认的话，我就，当作是，肯定了哦～～」
和纱「……………」
曜子「看吧，你果然是我的女儿呐。虽然完全不成熟根本没有自理能力，但是这一点还是完全从我身上继承过去了呢。你这个万年少女～」
和纱「啰，啰嗦！」
曜子「就是因为内心里蕴含着这么多思绪却还要逞强，结果只有钢琴的表现力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呢，而且还在不断长进……」
和纱「别，别欺负我啊…我，我不行的啊…作为一个人来说这是错误的啊…」
曜子「不过，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样是没错的。你就尽情地用钢琴来宣泄这份郁闷吧」
和纱「你总是这样…不停地欺负自己的小孩…简直是虐待…」
曜子「因～为，我家的女儿实在是太可爱了嘛～～」

和纱「魂淡…」
曜子「好了，过来吧和纱。不必客气扑到妈妈怀中哭个够吧～」
和纱「谁会…谁会做那种孩子气的行为啊…」
曜子「说什么呐，你不一直都是个小孩吗？…至少，对我来说是这样」
（曜子把和纱抱进怀里）
和纱「呜…呜呜…呜啊啊啊…」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（梦境）
雪菜「和纱～这边这边～」
和纱「啊…脚被踩的好疼，和这么多人挤在一起真累，这参拜的队伍长的看不到头…所以我才讨厌二次参拜这事」
雪菜「不过这份长久的苦难也终于结束了呢，你辛苦啦～」
和纱「辛不辛苦先放在一边，雪菜，你那男朋友人呢？」
雪菜「啊，啊哈哈，好像是走散了的样子…」
和纱「真的是个一点派不上用场的家伙呐…」
雪菜「没关系的啦，只要有手机很快就能汇合了吧。总之，咱们现在这里等等他吧」
和纱「这里真冷，要不去个餐厅里面等吧？」
雪菜「会合以后再说吧。再说现在是冬天嘛，会冷也是理所当然的呀」
和纱「我可不像雪菜那样不怕冷…」
雪菜「快看，又有好多参拜的人来了呢。沉浸在这么热闹欢快的气氛中的话，寒冷什么的一下子就忘掉啦」
和纱「真是，雪菜你一做出决定就绝不更改呢」
雪菜「没错呢，哈哈…」
和纱「啊～啊」
雪菜「……」
和纱「……」
雪菜「呐，和纱」
和纱「嗯？」
雪菜「和纱你许了什么愿的？」
和纱「这个啊…问这种问题时先说出自己许的愿才符合礼仪吧？」
雪菜「啊，是这样吗？对不起，那个，我呢…」
和纱「我逗你呢，你不说我也知道的」
雪菜「诶？」
和纱「就是一直以来你总挂在嘴边的那个吧？[从今以后，要三人一直在一起]」
雪菜「和纱…」
和纱「我知道，我知道啦。放心吧，会实现的，北原和我会帮你实现的。所以你用不着那么拼命祈求的」
「（小声）因为只要我…的话，就能实现这个愿望了…」
雪菜「那个，和纱，虽然那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愿望，但是今天，我只是为我现在想的最多的事情许愿了」
和纱「那是指什么？」
雪菜「我祈愿，和纱你能在钢琴大赛上，获得成功」
和纱「………」
雪菜「优胜…可能有点太难了。所以还是准优胜…至少要得个奖吧…啊，啊咧？得奖好像一共有九个吧？」
和纱「雪菜…」
雪菜「讨厌，我忘记说到底是第几了…早知道就直接许愿优胜就好了…」
和纱「那种事，用来当做新一年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实在太浪费了不是吗！而且从今年起，还有跟你自己有关的更重要的事情吧？」
雪菜「没有啦，一点都不浪费哟？」
和纱「我之前也说了吧，这次的比赛，只是练练手而已…」
雪菜「即便如此…」
和纱「诶？」
雪菜「即便如此，不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会冬马和纱祈愿，希望她获得成功」
和纱「………」
和纱「因为你愿意把这样的我当成是挚友，因为你原谅了这样的我」
和纱「雪菜…为什么你…」
雪菜「嗯？」
和纱「为人是这么的好啊…」

（【】中是两人的心声，彼此并没有在交流）
【雪菜「不是的哟」】
【和纱「明明是这么好的女人，明明是这么好的朋友，为什么会处在那么残酷的位置啊？」】
【雪菜「不是的哟，和纱。我，只是在这样欺骗自己罢了」】
【和纱「这样一来，我既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了啊」】
【雪菜「我只是为了让你觉得我在关心你，然后以此在逃避」】
【和纱「我一步也无法迈进啊」】
【雪菜「为了让你因为我而受到的那份伤害，能靠别的事情多少治愈一点点」】
【和纱「我无法憎恨你」】
【雪菜「为了让你终有一天，能够取回被我夺走的幸福」】、
【和纱「一直都喜欢的话，不就会一直痛苦下去了吗」】
【雪菜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和纱…」】
【和纱「救救我，救救我啊，雪菜…」】

…………………

（和纱醒来）

和纱「唔…嗯…！」
曜子「早上好」
和纱「啊…我睡着了吗？」
曜子「嗯，虽然只有十分钟而已」
和纱「那，那个，我睡着时说了什么吗？」
曜子「呜呜、呜呜，好像被抛弃的小狗一样大哭了一场呢」
和纱「啊…（擦泪水）」
曜子「做了可怕的梦吗？」
和纱「没什么…」
曜子「那么，要留在这里和我一起睡吗？然后到了早上就一起去参拜吧？」
和纱「………不了，明天我就回维也纳去了」
曜子「什…明天是元旦啊？你觉得现在还能买到票吗？」
和纱「明天一早我会去机场等别人临时退票，如果还是买不到到时再想其他办法」
曜子「也不需要那么着急的回去啊？那边也没什么急事的吧？而且，好不容易回到故乡来了…」
和纱「不，我要回去。果然，我不能继续留在这个国家」
曜子「…看起来，你做了个不得了的年初梦呐。嘛，好吧，就随你喜欢吧」
和纱「那，那个，母亲…」
曜子「嗯～？」
和纱「母亲你在这边再玩得开心一点也行，不过，那个，能不能早点回来？」
曜子「……真是的！你这个爱撒娇的孩子啊～啊啊，真是，真是，太可爱啦，太可爱啦～」
和纱「等…别贴上来…」
曜子「太可爱啦，太可爱啦～我亲，我亲」
和纱「都叫你住手了～～～」

第四节

（成田机场）
美代子「我拿到票了，和纱小姐。11时的，头等舱有一名客人临时退票了」
和纱「是吗，太好了。谢谢你啊，工藤小姐，明明是年末假期中还麻烦你过来「
美代子「哪里哪里，反正就算是年末假，每年我也不过是回到老家吃啊睡啊而已」
和纱「是这样吗？不过我还是妨碍工藤小姐你和家人团聚了吧，对不起」
美代子「所以说您不用那么在意了…」
和纱「与家人共度的时光是很重要的」
美代子「和纱小姐…」
和纱「而且也是很幸福的事」
美代子「那么，现在和纱小姐不是也很幸福嘛，刚刚就和那么棒母亲度过了一个新年夜」
和纱「是，是吗？」
美代子「嘛，虽然从社长这个角度来说她确实是相当乱来…啊，这话还请为我保密哟」
和纱「对不起啊，工藤小姐。今后，不管是事务所的事，还是母亲的事，都麻烦你多多关照了」
美代子「是，请放心交给我吧」
和纱「那么，接下来的程序我一个人也不要紧了，就此别过，辛苦你了」
美代子「下次再见面，就是和纱小姐的日本公演开演的时候了呢。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全力做好准备工作了呐」
和纱「………」
美代子「和纱小姐？」
和纱「那个啊…抱歉，估计是没可能的」
美代子「诶？为什么啊？」
和纱「不，为什么，吧…」
美代子「那种事怎么可以啊！接下来您毫无疑问可以在日本取得巨大突破啊！白白放跑这等绝赞的出道时机，我身为冬马曜子OFFICE的一员可不能默不作声的！」
和纱「我只不过是区区一名钢琴手而已哟？」
美代子「哪里是什么[区区而已]啊！身为冬马曜子之女的话题性，而且还有这个外貌！就算是和钢琴没有关系的部分也已经足够卖座了」
和纱「（叹气）…工藤小姐，你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符合我母亲喜好的人才啊」
美代子「当然，原因不只是我刚说的那些。总之现在的日本，肯定会被和纱小姐的钢琴迷住的！而且，日本也会喜欢上你的！」
和纱「…不好意思，那样的未来我完全无法相信」
美代子「…为什么您会那么认为的？」
和纱「因为我是一个无法在日本好好生活下去的人。不管是喜欢我的人，还是我喜欢上的人，都已经不在我身边了」
美代子「…为什么，会变成那样的…」
和纱「因为，那些人其实都是我最喜欢的人。可是，我却不知道正确的去爱那些我最喜欢的人的方法」
美代子「………」
和纱「所以，不管是喜欢我的人，还是我喜欢的人。这个国家已经一个也不存在了…现在是这样，今后也是这样」
美代子「……！！既然您都说到这个地步了，那就请读一下这个吧！我想知道您在读过之后，还能不能保持现在这个态度」
和纱「嗯？这不是…」
美代子「昨天已经拿给您看过了吧？《Ensemble》最新一期，《冬马和纱特辑》」
和纱「我不想看，这种花边新闻特辑，只不过是些为了吸引人眼球乱写一通的东西而已吧…」
美代子「不是的，完全不是那样的！这篇文章毫无疑问，是您的大FAN倾注热情写出来的！」
和纱「我怎么可能有什么FAN啊，在日本这边我根本就没正式演出过…」
美代子「…请读一下！」
和纱「工藤小姐…」

…………

（翻页）
（BGM：誰かが傷ついても）
和纱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」
美代子「怎样？您的感想如何？」
和纱「这不是比我想象的还要过分得多吗？」
美代子「第一眼看的话可能确实是这么觉得没错啦…」
和纱「我是私生女有什么错吗？不知道父亲是谁，是那么不可原谅的事吗？」
美代子「不过，您却没有因此而怨恨自己的母亲，相反还因为冬马曜子是出色又帅气钢琴家而感到无比的自豪」
和纱「这种事应该特意的暴露给世间知道吗？这是古典音乐专门杂志该刊登的东西吗？」
美代子「所以您才希望被自己的母亲认可，为了获得她的认可而一直在挣扎努力。……但是，却依然得不到母亲的认可，所以才会不得不反抗」
和纱「……」
美代子「您是如此的爱着自己的母亲…」
和纱「不对！这都只不过是臆测而已！」
（翻页）
和纱「！？」
美代子「啊，这是您附属入学式的照片呢。到目前为止一张笑着的照片都没有…」
和纱「旷课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我叛逆是那么不可饶恕的事吗？」
美代子「到三年级为止您的出席日数真的是非常危险啊，真亏您最后能顺利毕业呢」
和纱「我完全交不到朋友，难道给写这文章的作者添了什么麻烦了吗！」
美代子「给同学和老师确实添了很多麻烦吧，我觉得他就是在说这件事…」
和纱「写这种东西的人算哪门子FAN啊！这简直就像是在…啊…」
美代子「确实，给人感觉好像在说教一样呢」
和纱「诶？」
美代子「可是，却是倾注了无比爱意的说教。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啦…」
（翻页）
和纱「啊…」
美代子「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也举得这篇文章在各种方面非常糟糕…写这篇文章的人，一点都不知道收敛。可是社长却对这篇文章赞不绝口，说一个字都不用改。所以我不由得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就重新再仔细读了一遍，觉得这样似乎也不差。好像是在批评，却又不是，明明没有一个字是在夸奖，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在赞不绝口一样。总觉得，能够感受到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爱情」
和纱「！！！」
美代子「而且比什么都重要的是，这个人真是对冬马和纱知道的非常详细啊，不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功夫去收集这些资料。这么一想的话…」
和纱「不对…」
美代子「诶？」
和纱「他根本…就没有去收集…」
美代子「怎么会呢！要是没有经过彻底严密的搜集的话，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…」
和纱「他从一开始就全都知道…」
美代子「…您说什么？」
和纱「是谁写的…这篇文章！到底是谁写的！」
美代子「不，不知道啊。不过去问《Ensemble》编辑部应该就能知道了吧…」
和纱「哪里有电话…我的手机呢？」
美代子「啊，手机已经和行李一起…」
和纱「那就公用电话！」
（跑开去找电话）
美代子「啊，和纱小姐！可以的话用我的手机在这里就能……啊，马上就要开始登机了啊～～～」

（回忆）
和纱「那么，你将来打算做个小说家什么的吗？」
春希「不，我也清楚自己没有那方面的文才。所以像记者啊、编辑啊之类的，总之，就是可以阐述自己意见感想的文字类工作就好」
和纱「真是完全符合北原风格的土气的梦想呢」
春希「土气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也是个梦想啊。跟冬马当钢琴家的梦想比起来也毫不逊色」
和纱「哼…」
春希「你不要老是这么嘲笑我…」
和纱「不过你大学是准备去政经学院吧？那就是新闻记者咯？在政治系或者经济系里的话」
春希「确实，政经学院的话就是这样了。其实我还是想保留更多可能性的。呐，我该怎么做才好？」
和纱「这种事别来问连能否毕业都不知道的我啊。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决定。好了，差不多也该结束休息时间了，来合一次吧」
春希「了解，这次我一定要达成全程无失误！」
和纱「如果你做得到的话…」
（打电话）
（BGM：届かない恋）
和纱「0…9…0…3……（按键）为什么，不过是三年前仅仅打过一次的号码……为什么我能记得这么清楚啊」
（待机声）
和纱「………」
（待机声）
（接听）
和纱「啊！」
自动留言「本电话正处于服务区之外，或者是没有开机…」
（挂断）
和纱「啊，哈…」
和纱「哈…哈…哈哈哈…没错啊…我们之间的命运，就是这样的啊…」

…………

和纱「那么，我就走了」
美代子「这样真的好吗？要不延期到明天以后也可以的…」
和纱「不用了，反正肯定是我想错了」
美代子「可是…」
和纱「啊，不过这本杂志我可以拿走吗？坐飞机真的很无聊啊「
美代子「是的！当然可以了！」
和纱「话说回来，这个女人果然还是不适合上照片啊…」
美代子「就算如此，这张照片以后还是会不断被人传看吧。因为这是冬马和纱传说最开始的第一步嘛」
和纱「切，那是什么啊…果然，这个国家太古怪了」
美代子「那个…可能您现在还没有整理好自己的心情…关于日本公演的事…」
和纱「是啊，为了工藤小姐…不，为了美代子小姐的工资，我也不是不能考虑一下」
美代子「和纱小姐！」
和纱「开玩笑的，首先也得要我到了能开演奏会的水平了才行啊」
美代子「那种事和纱小姐肯定马上就能办到的！我会一直在日本这边等待您的到来的！」
和纱「谢谢，那么再见了」
（离开）
美代子「请多多保重～～下次再见了～～」

和纱【多多保重，吗。
　　　呐，你现在过的还好吗？
　　　我，一直都在加油哦？
　　　知道吗？不久以前，我在钢琴大赛上得到准优胜了哟？
　　　这可是很不得了的哦？
　　　你这样的人，已经被我远远甩在身后了哦？
　　　活该。
　　　所以你也要，以你的风格，好好的，土气的努力啊】

和纱「那就再见了」

END
